

写在茅奖边上③1



【作品简介】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19—2022)《宝水》，是作家乔叶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一个村庄从传统型乡村到文旅特色型乡村的转型故事，政府部门、村民、返乡者等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让古老的乡村焕发新活力。它是乡土中国现代化文学书写的力作，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娓娓道来。小说语言朴实自然、平易生动，不事雕琢，平白如水，却有强烈的“土气息、泥滋味”。

题记：故乡精神，老家味道；生活智慧，伦理秩序。

□单士兵

乡愁，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愁？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具象回答的问题。政治家和社会学者关于乡愁的表达，是能够体现各自需要的功能性，但这种乡愁太容易空泛化，难以带来沉浸式的情感体验。

文学的出场，能让乡愁通过无数意象，形成包裹人们精神感知的深广力量。比如邮票，就是一个重要意象。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就是“那一枚枚小小的邮票”。邮票是薄薄的，小小的，承载的思念却是深厚的，绵长的。乡愁，就从这样的小切口中，弥散出故乡连接世界的深远辽阔。所以，福克纳才这样说：“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

当然，在时代浪潮之下，很多像邮票这样的老物件，已经留在历史记忆之中。乡愁的时代表达，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完美的意象，来承载地理连接和情感联通的双重功能。作家乔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宝水》，写的正是这个时代的乡愁。

似乎没有什么比“水”更合适表达乡愁了。水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万涓成滴，汇流成河，在通向大海的途中，流过的每个地方，都是故乡。水润于土，土盛着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的滋养，不只在肉体与生命，更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善若水，每个人都需要一汪“宝水”。

《宝水》里的村庄，有一眼泉水，泉眼形状如同元宝，由此得名宝水泉，村庄也因此叫宝水村。这个宝水村，并不是封闭的，也不是逼仄的，而是开放的、宽阔的。从宝水村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表面看来只是一个村庄，但，人来人往，城乡两栖，连接国外，这里也就成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甚至是一个村庄里的世界。由此，《宝水》寄予的乡愁，有了开放创新的元素。

地青萍，是串起这部小说故事主线的叙事者，也是主角。从某种意义上讲，地青萍就是一个寻找乡愁的人。在原本生活的那个乡村福田庄，以及后来生活的都市，地青萍都找不到“心安处”。特别是在丈夫离世之后，曾经生活的场景让她眷恋、怨恨、畏惧、逃避，失眠和多梦是她陷入精神危机的表征。为此，青萍需要找到一个可以“睡得着”的地方，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原乡。

“再造一个故乡”，这就是青萍的选择。从城里移居到宝水村之后，青萍走进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情社会”。在这里，她见识了宝水“当家人”大英的泼辣劲儿，也感受到了遭受家暴的香梅进行反击的决绝；她看到了返乡靠传统手工艺维持生计的大曹的坚韧执着，也了解到很多表面憨厚淳朴的村民隐藏的算计和狡黠，更体会到了九奶奶的隐忍与智慧。在这个“接触—了解—融入”的过程中，青萍重新看见了自己，不仅睡得着，还找到了爱，对福田庄这个原来的故乡有了新的理解——在宝水村，她的乡愁得以安放，她与现实达成和解。

对更多人来说，老家就是永远的故乡，也是精神的原乡。可是城市的二元对立，让无数人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故乡形成了隔膜和疏离。和故乡的关系，确实需要重构。但这种重构的前提，不应该是否定，甚至背叛。这些年，诸如“故乡沦陷”“北上广安不下内身，故乡安不下灵魂”的表达，多少有些傲慢与偏见。学会倾听故乡的秘密，重新发现故乡的价值深度，更应该是共同的文化选择。

宝水村虽不是青萍的故乡，但二者地理位置离得并不远，人情风俗也很相似，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无疑为重新思考故乡提供了一个可以冷静旁观的视角。在宝水村能“睡得着”，其实是为何福田庄能够找回宁静、取得和解在铺垫。乔叶对待故乡，总是这样充满温情与悲悯，以向内求索的思维来建构与故乡的关系。

人这一辈子，总会走到向死而生的意识临界点。此后人生，有故乡的人在寻找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苦楚彷徨。人需要在故乡寻找到个人精神的始源，找

回到听见故乡秘密心跳的地方

到“到世界去”的精神通途，最终完成一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回到哪里”的思考闭环。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唯有对故乡保持足够耐心，努力从故乡各种的细节纹理中找到岁月的深度，才能真正找到自我，安放自我。

乔叶的《宝水》能够被认为是一部解开现代人心“乡愁密码”的著作，正是因为包裹着作者巨大的耐心。乔叶从来不是那种离普通读者很远，却在一夜之间凭借某部作品一鸣惊人的作家。她是一个很早就被人们认识的作者，从故乡低洼的泥泞道路上，一路向着高远处行走，她总是那么安静，那么从容，那么笃定。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无数人熟悉乔叶这个名字，是通过《中国青年报》《读者》这类大众报刊。2010年凭借《最慢的是活着》获得茅盾文学奖，2022年凭借《宝水》获得茅盾文学奖，从文本抒情到叙事逻辑，再到价值深度，乔叶在文学征途上每一步都算数。如此，走出故乡，走向辽阔；回到故乡，回归本源，让无数忠实读者有着共同成长的感动。

找到源头活水，坚持“打深井”，最终完成价值连接，这是文学创作之路，也是生活选择的智慧。从乔叶的创作经历来看，故乡就是她的一汪“宝水”，认识和重构故乡，是她一直在深潜和细酌的事。讲起这本写了七八年的《宝水》，乔叶总是会对那些“跑村”“泡村”的庞杂经历念念不忘，从中不难看出，乔叶围绕《宝水》所做的田野调查是极为细致缜密和详实的。一个好的小说家，并不就是所谓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恰相反，没有精密匠匠的真实细节，又怎么深语表达对象的肌理，掌握小说真正的精神内核呢？

耐心决定细节，细节决定品质。迟子建小说关于北纬53°左右的植物和动物的描写，连生物学家们都挑不出错，这就是小说品质底座得以夯实的好说明。同样，

乔叶在《宝水》中对乡村的审视判断，对乡土社会的多维视角和多声部表达，特别是关于村民、乡贤、村镇干部、离乡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梳理，也都是极为准确的，由此也就呈现出一幅极为多元又特别生动的乡村生活图景。尽管一些学院派书评人对《宝水》冠以诸如“乡村振兴文学”“新乡土巨变”之类的主流符号标签，但从根本上讲，《宝水》的创作是完全回到了文学艺术的轨道，完全符合文艺审美的逻辑，而且在价值呈现上，也并没有掉进“佛光正”的传统主流叙事陷阱，甚至还并不缺乏必要的反思批判。

人性、人情、人心，最能真正体现文学的艺术内核。书写故乡的文字，本质上也是写人。这一点，鲁迅笔下故乡鲁镇的某些人物，如今依然能让读者穿越历史时光，从纸面走进生活，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当然，写故乡的小说很多，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莫言的《红高粱》等等，相对于这些旧作，乔叶无疑摆脱了乡村书写的荒凉底色，不再停留在反映愚昧与苦难的层面，而是看到一个更加明媚灿烂的乡村，展示了一群活得很有精神气的乡建者，给如何重构我们与乡村的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照。正如乔叶直言：“我想写有新特质的乡村。”

乔叶的文字清丽隽永，温婉绵密，极有意味，极具张力。从“美文”作家到小说家，乔叶的语言和思想都在不断迭代进阶，这种文本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擅用方言，或是悲凉，或是幽默，或是致白，这种极其细腻而又有力的文字，给乔叶的故事叙事增添了太多的美学气质。文字留住细节，细节养得起思想，思想符合文明趋势，这也是《宝水》成功的重要支撑。

老家很小，故乡很大；故乡很远，原乡在心。很多人未必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但一定得弄明白往哪里去。无论是再造一个故乡，还是重新发现故乡，真正放下乡愁的地方，一定是在那个闻得着老家味道、听得见故乡心跳的地方。

茅奖得主乔叶：回首文学路，从乡村生活中野蛮生长



▲作家乔叶和重庆读者面对面。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着她对故乡的回望。

乔叶说，自己的文学之路，是从早年乡村生活的野蛮生长中走出来的。持续30余年的写作，让她从乡村一路到县城、省城，再到如今的京城，让她陆续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多个国家级大奖。

在她做客重庆的最后一夜，乔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新重庆-重庆日报：获得茅奖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回想，你怎么看待这次获奖？

乔叶：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厉害的。倒不是说我自己多厉害，而是茅奖的社会影响真的厉害。因为茅奖关注我，挺神奇的。挺有意思的是，因为得了茅奖，也会有人翻出我二三十年前写的小散文或者很烂的小说，甚至最早写过的诗歌，来批评我。其实啊，我在写作上确实不是天才型的，天才能够出手即巅峰，而且久居巅峰不下来，我做不到。我可能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作家，有一点点小才华，所以请允许我有个成长的过程。茅奖的确是重要的奖项，但它不是终点，我还在继续努力，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这一年来，外界对茅奖的关注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吗？如何守护内心的平静？

乔叶：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一年来都在接受采访，社会活动剧增，完全把沉浸式写作的时间打碎了。

必须面对外界的各种声音，是我很不喜欢的。怎么忽略这些声音？写东西，我开启了一个新小

说，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说上。所以茅奖正式公布那天我还在家写小说，央视采访我问我当时在干嘛，我说我在写作，特别美好。我正在写作的时候，得到了关于写作的奖。写作真是能让我安静下来的事。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以散文成名，2004年从零起步学写小说，2010年凭《最慢的是活着》拿鲁奖，2023年凭《宝水》获茅奖，20余年你在小说创作之路上不断飞跃，是什么原因让你屡获大奖？

乔叶：首先允许自我表扬一下，我的确比较努力，对写作有执着的热爱。另外我很幸运，从写作之初开始，得到很多正向的鼓励。我还在中师上学时就开始投稿，而且基本都是投就中，毕业当老师，成了我们当地《焦作日报》副刊的常客。是《焦作日报》的老师建议我投投外面的大报，199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别同情我》，我得以被全国青年报刊编辑看见，稿约源源不断。

后来调到河南省文学院，我开始和李佩甫、李洱等写小说的前辈打交道，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因为之前没有经典文学阅读经验，大家的话语体系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谈论文学的态度都让我陌生。我那时在小说界是小透明，我就到处凑过去听老师们谈小说，还缠着李洱老师开书单。我可爱凑着听了，在学习上我挺厚脸皮的。2004年被推荐上鲁迅文学院，那时我想，争取五年之内在《人民文学》发个中短篇吧，结果当年就实现了。

我觉得我先底子还行吧，比较敏感，充满好奇，对写作充满了

热情，渴望。我希望写东西，手写我心，打开自己内心的世界，把我所认知的世界呈现给读者，也很幸运得到了积极反馈，这些都在不断给我很大的动力。外面的光和我内心的光，合照在一起，就成了很大的能量。

新重庆-重庆日报：早年的乡村生活给了你怎样的文学滋养？

乔叶：小时候我既不漂亮，也谈不上灵巧，在乡村，就是野蛮生长。我特别爱玩，昏天黑地满大街跑，满世界田野里跑，爬树偷枣，看见什么都新鲜，很调皮，上梁揭瓦，挺不老实的，大人也不管你，就是一群小孩在村子里瞎玩，村里孩子都这样，放学了就去打草喂猪。那时候也没读过什么像样的书，就读了些报纸的副刊。

如果说有文学的启蒙，那要归功于我奶奶。我是奶奶带大的，在她去世6年后我写了《最慢的是活着》。后来我反复确认，觉得奶奶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出发点。当初写《最慢的是活着》的时候，我哭过很多次，直到现在，每次想起她还是想哭。奶奶对我的意义，是我逐步认识出来的。

我的作品中有很多我奶奶的影子，包括《宝水》。奶奶没有上过学，只参加过扫盲班粗识几个字，但她懂很多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有一种强大的民间智慧，她给了我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的教育”。后来我去了外面很多地方，见到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长了很多见识。但奶奶给我的“生命的教育”，还不断在我内心发酵，成为写作的重要来源，成为文学的营养体。

【专访】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乔叶又一次来到了重庆。她已经记不太清，这是第几次造访这座山水相拥的西南城市。但之前来过的每一次，重庆留在她记忆里的，都是美好的样子。

是重庆让她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文学里的南方叙事。长江浩浩汤汤，嘉陵江闪着金光，两江交汇处，从泾渭分明到缠绵交融，大江大河，奔涌向东，摄人心魄的自然之力，令她惊叹不已。

“在我的老家，土地是大块大块的平原，‘水’的元素很少。”她感慨，重庆是被江水滋润的地方，“大江大河就是人们的生活日常，而且与我所见到的中原大地上的黄河不太一样，在两岸耸峙的夹缝中，展现出一种恣肆的力量。”

“水”，也为乔叶带来了高光。在2023年夏天揭晓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乔叶以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宝水》摘得殊荣，成为70后女作家获得茅奖的第一人。时隔一年，乔叶以新晋茅奖得主身份再次造访重庆。

行程很满。连续三天，乔叶穿梭于重庆的三个场所，跟喜爱她的读者见面。酷暑下的连日奔波，乔叶却始终神采奕奕。她在每一个场合，总是笑意盈盈，声音轻轻，毫无保留地分享对文学的感悟，诚恳耐心地回答文学同行和热心读者的提问。

如同一幅描绘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宝水》的创作始于2014年。乔叶不止一次笑着解释，《宝水》与乡村振兴的“遇见”是个美丽的偶然。“就我个人的初衷而言，其实就是想写历史背景下活生生的这些人。每个村庄都有它的历史，我希望写出历史或者文化的纵深感。”

她希望自己笔下的宝水村是一个中间样本，“它既不太先进也不太落后，不太富裕也不很贫穷，它可能是居于中间状态的，符合更多数的乡村样本。”这个样本，根源于她从小撒欢的豫北乡村，寄托

【现场】

文学，让故乡的形象得以丰富和延伸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刘一叶

“什么是老家？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着我们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着我们回去。”

我们的故乡乡村现在是什么样？在长篇小《宝水》中可以找到这样的答案。7月28日，在杨家坪新华书店九龙书城举行的“文学里的故乡——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读者见面会”上，《宝水》作者乔叶与重庆日报独家专栏“写在茅奖边上”主笔单士兵，围绕寻找文学创作中不被建构的故乡等话题进行了不断被建构的故乡线下活动。

“文学是精神的故乡，故乡是生长的文学”

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乔叶的名字最早是随《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进入阅读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写散文，别人开玩笑说是‘青春哲理美文’，也有人说是‘初代鸡汤文’。作为《读者》杂志的第一批签约作者，我拿着当时颇丰的稿费，享受着文学带给我的诸多福利。”

“我对故乡的情感，并不是一个由淡到浓的过程。这种情感本来就很浓厚，只是年轻的时候不自知，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机会和阅历去发现、懂得，也没有从文学意义上重新审视对故乡的感情。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城乡接合部”

在分享《宝水》的写作经验时，乔叶认为写这部小说对自己来说还是蛮艰难的。“虽然我有10多年的乡村生活经验，但我青少年时期的乡村，跟现在的乡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乔叶说。

对于乔叶而言，描绘家乡，尽最大努力去贴近它，是她现在最大的写作动力。“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复杂的‘城乡接合部’，我就挺想写这种东西的。”在她看来，中国当代乡村的发展进程是“很活泼的、流动的”。

单士兵用心灵的震撼来形容他阅读《宝水》后的感受，“它讲乡村却不止步于乡村，里面有春夏秋冬四季变换，虽然只写了宝水的一年，特别是对很多生活细节的描写，尤其有吸引力。也许看完的每个人都想有一处‘宝水’来滋养自己的内心。”

“重庆本来就很有文学”

“我第一次吃重庆火锅时就被辣得失去了味觉，印象极其深刻。”在乔叶眼中，这座城市也有一种综合的魔幻感。“每每我在朝天门看着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景象，心里就会愈发感受到大江大河的力量，这些景观本身就很有文学性。从文学意义来说，重庆本身就很有文学。”

在和单士兵的对话中，乔叶对重庆日报专栏“写在茅奖边上”表达了她的期待。“这个专栏是具有

开拓性和拓展性的。我看了太多业内人士写《宝水》的评论，大多在自己特定的框架内写得中规中矩。您有媒体人和评论家的身份，关注社会热点，能够充分感受当下的社会情绪和时代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专栏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写在茅奖边上”是重庆日报在2024年新年伊始创办的一个书评专栏，通过梳理53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体悟中国文学承载的公心和使命。今年4月，该专栏的首次线下活动邀请到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得主东西到重庆分享。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得主、西阳作家南凤子闻讯赶来聆听这场分享会。他感叹道：“作家要‘目中有人’，写出人的生活状态，写出世间的烟火气。”记者身边的儿童文学作家李姗姗，是和重庆文学院第六届创作员班的青年作家们一起来现场学习的，“通过文学，故乡的形象得以丰富和延伸，成为连接个人与历史、现实与想象的桥梁。”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